



奏議卷第十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六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

典兵戎體均一作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

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

事參謀議祖宗之制一作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

練者以為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

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

恬然不恠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



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  
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  
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  
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  
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奉職也臣今  
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  
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損與合入官負責其舉  
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  
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  
國論論斷庶有裨補助一作既復朝廷之舊制又於事

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  
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  
實効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  
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  
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  
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  
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為報  
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



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  
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允臣所請奏一作乞下兩府重  
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  
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  
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  
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  
十餘年使賢愚同帶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  
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

兩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  
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搏臣欲乞將  
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  
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一作舉主是舉者方與遷轉或且  
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  
仍乞嚴為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  
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  
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一作集事不  
必邊任并閤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  
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  
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  
部風聞近為不服一作安亳州水土死一作無亡却家族  
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  
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  
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  
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一作遷內地其實異鄉雖  
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  
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冤狂之嘆於守清之

分又失如馮取一作取方萬一一作繼諤亦一一作不歸守

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悵反視中國乃為世讎必與邊  
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  
凡有計謀未聞勝策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  
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待率臣教  
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訪還本  
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  
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為疑所乞先以此意  
詔問守清計其必無弃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  
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

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為檢匣押塞言事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弼此虜使十年不為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為有司所折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採但未知奏狀內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內言有策可使此虜十年不為害此一事是朝廷當公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

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寃獄不當劄子

目前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為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為妻自持刀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絛作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為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送臣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



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之辭如此而法吏  
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  
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  
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  
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  
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  
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  
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一作虐害之情深於  
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  
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冤婦臣職當言者

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  
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弱者害親  
國法遂隳入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  
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  
止姦凶取進止

論力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同前

臣伏見內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為臣寮論奏一辨陸  
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群言遂去左右中外之  
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  
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



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勘劾依法行遣今  
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為優幸若更  
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為過惡元  
以戒勸承用從來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  
其罷却入四已來舊跡漸甚一作甚多彰露內廷之事臣  
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點則言事  
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  
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  
人外弭物論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

奏議卷第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七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慶歷四年八月將除河  
北轉運按察使

右臣伏觀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  
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  
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  
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隆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  
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履效之際獎之猶  
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  
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



一時之極選凡彼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又無  
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  
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寧一作不更希進用豈可頗為  
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  
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  
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立  
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一作過一作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  
如此用人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  
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恣怒  
一忤權勢而不收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

若所奏則未能施與一作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  
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  
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  
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  
懼近日致仕者漸甚一作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  
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  
問其何路按察之一作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  
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  
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黷老繆  
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

狀慶曆五年議實于此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為臣察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  
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命更不行用  
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察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  
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廢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  
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  
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  
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  
刑部詳議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等

官入國李班行遷閣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

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占酒務凡要切差  
遣無大小盡相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  
可獨於省府等官獨偏一作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妄

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騫且馳騫盡

條是作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臨平官之法多矣豈

能盡絕小人千求況自頒新勅以來何人舊是端士

頓然改節馳騫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

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

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百寮無大小曾受



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  
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  
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勅舉官須請託即  
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一作要害  
之地皆已委信任用二字一作豈可不如外郡通判  
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勅外亦更別許  
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勅則頗一作拘私請  
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  
而爭差遣臣筭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一作遣一百  
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

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縱各是一人舉  
手豈敢使爭差遣况有不曾舉人老或舉不及三人  
者乞賜檢會去年察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  
忽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推此一事尤易辨  
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辯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  
苟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一作用況仲淹富弼在兩  
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妄建  
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  
陛下選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勅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  
當時臣寮並不論議遂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書



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  
建不暇密察使與他大臣時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  
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  
經書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  
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人又  
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况朝廷用人  
承者有進退豈有一人縱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  
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或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紛豈有  
定制伏望陛下重察變情之私辨其虛實之尤  
凡於政令更慎改張正檢苛元降舉官勅息亦在

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云因諫  
官論列致差違不宐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  
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為辭豈  
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効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  
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  
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  
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  
明擇其實有不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  
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三日元降勅命葛文云比於  
國書擇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



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殷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劄三故事狀 慶聖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殿聖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聖恩言宣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按來人等依例終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夜籌策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順時使臣上下率舞而觀者臣恐未

慮邊國之臣有思慮以謂之別起引惹口一請

陳納之海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小遇捨元昊而歸與邊厚為國家存信托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辭其難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下納而痛山遇以應爾赤族吾既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其專賊之心誠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因天下是托而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效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托而可約一也三殿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



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六  
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  
此其可納二也况彼來我及無追者相繼既絕蹤跡  
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為辭此其可納二也  
二報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之今既南來則  
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  
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六端若使契丹疑三報  
果在中國則三四十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  
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  
其受山邊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  
之人盡絕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為三報報仇  
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  
且三報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  
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  
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機也其劉三報  
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關惟乞  
決於睿斷不惑群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年曆五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  
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一人難犯之類惟賴聖明  
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  
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天下之  
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  
職職辭在外事不盡審一作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  
讒害忠賢其說一作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  
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  
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  
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報惟有指以為朋一作

明則可一作特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有  
錯則難難字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人所  
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  
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  
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感聖聰者字臣請試辨辨字  
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  
相稱慕當時一作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陛下  
擢一作數人並無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  
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  
則純正而質有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



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為契丹必攻河東請急備邊備富弼料以元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讜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作四字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羨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無一作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讓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

也然

此一無

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

一作

來不見

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

二字一得名

位則可行故好行

一作

權之臣必貪

名字

位自陛下召

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諫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

三有

如二字富弼三命學士兩命及密副使每一命皆再

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

皆一再至愈堅十五

諫懇讓之者愈力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

臣

但一字見其避諫大繁

不見其好專

一作

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

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作

一作

事

一作

乃特

此一字

開天章召而賜坐受

一作

以紙筆



使其條事列一作然衆人避諫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

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

弼等二作其一條列大事而施行二作行之弼等遲回又

近二作近反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此字仲淹深一作

練世事必知九百難猛事一作難遠更張故其所陳志在

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冀皆有效弼

性雖銳然亦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此字舉祖宗

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

事便行臣方恠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

八字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無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

疑作事不栗然小人巧譖已而作曰專權者豈不誣

哉至如兩路宣撫聖一作國朝常累一作遣大臣況自中

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

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二作

責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

爭屈志一作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

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

家之前耻八字思雪耻一作洽緣一作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

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

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



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  
群之中特親一作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  
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  
去而使群邪相賀於于一作內四夷相賀於于一作外此  
臣所必有為陛下惜之此字無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  
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息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  
不輕矣惟此字無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信一作不疑使  
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  
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  
陛下二無此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

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  
一作常思君榮一作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群邪爭進  
讒巧而有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時一作  
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  
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脩昧死再拜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  
疑是後來公所改定如以水落為洛之類及其餘  
文意皆不若一作為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責  
盖用綿本及李燾長編今真蹟元用貴國按慶曆  
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 祖先肇創基業尋



與敵境繼為善鄰暨乎

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

師直抵燕薊

仁宗命王拱辰草答書云

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接

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

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為責耳

奏議卷第十一

薦劉義叟劄子

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進劉義叟春秋災異狀

目前

論契丹侵地界狀

已定河北奏草全書中

右三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論臺官上吉按察使狀 被選之者一作皆亦皆字无常

能常字

論杜衍等罷政事狀 尤彰著 枕醉下之得專之所

好權作好行懇諫之者一作无見其皆未行事欲其作事

條事一條例然不敢然亦下惜之也一无

奏議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八

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劉子至和元年六月

臣勛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

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

多彼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

授者且字一作无令待闕或總到任者即被對移

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

臣察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關

墳塋僥倖希求妄記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



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  
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  
一有餘字雖無事故自將息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  
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  
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件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  
守施行今取進止

依奏并下三班  
審會並依此

翰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

胥執玩弊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  
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捷貴者僥倖

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  
在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  
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  
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  
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  
處朝廷以重違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  
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  
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  
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為一任能歸班依例差遣外  
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僥倖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曆狀

嘉祐四年

右臣伏以文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有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

上察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

天者皆不紀一作錄惟書除日辭見之類至於起居

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

次繫一作月日一作册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

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

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

而又不可得一作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

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

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

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同







不佳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違滯許  
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  
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  
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  
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  
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請駕不幸溫成朝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本月八日聖旨踈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  
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

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一旨云正月八日  
是溫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踈決又見聖駕朝謁  
萬壽宮又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為白  
去年追冊溫成皇后之後朝也身於典禮過極優崇  
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米日聖駕奉先寺酌  
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帝祠廟在彼伏  
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  
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各以謂祖  
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  
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



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至和二年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聽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蓋疑其臣則必自用

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字有失

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禮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回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亦与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身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者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与下爭



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与其區區自執而与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誠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

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今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一何為而致此一作由陛下用相不得於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回言者罷去其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主自去不可回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皇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



以用之其故非它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  
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  
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  
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  
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  
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  
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  
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  
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  
而引用它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

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方以詭言言者益峻  
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  
言事小臣  
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  
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虎  
患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  
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  
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  
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  
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  
愛挾情除改差謬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何



意順旨專事違君此乃諂上傲下慢矣之臣也陛下  
愛之重之不惡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  
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  
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  
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  
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  
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  
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  
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  
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

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 同前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  
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  
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  
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  
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動一作衆勞民費財不精  
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一作既已  
蒼惶群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頌聖  
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



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稍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  
州軍字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  
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  
財為國歎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  
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  
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  
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九  
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  
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  
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

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

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作

消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者一作幾瘡痍未斂物力

未完一作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

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燕亦向去

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

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

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

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

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



耳合高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  
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  
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  
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  
興為為一字無於災旱一作於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  
三也就令高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審一作察天時  
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  
我臣聞絲障一作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  
書知水趨潤一作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  
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

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  
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  
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高胡決流一作決又亦數歲  
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繫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  
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  
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  
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疔  
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竭  
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可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  
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



早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  
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茲而發也方京今東赤地千  
里饑饉之民正告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  
毀一作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  
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一作年歲務安人心徐詔  
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一作豐年餘力  
漸沙與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  
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 嘉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界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

近日雕板尤多蓋為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  
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為宋文者冬且當  
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  
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  
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  
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為人師法者  
並在編集有誤學後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  
訪求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  
定安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  
告文與賞錢貳佰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



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二

論臺諫官言事書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

上居社忠邪字盡疑體字上一與下爭勝諛字下一沮

言事者作阻

論修河第一狀乃能可一作已及一作將法一作法虞一作虞者一作就河

便近一作出審一作審之一作之收一作收聚一作聚因而疏決因字下

論史館日曆狀亦得以書一作書得一作得以一作以

奏議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九

翰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班三和二年兼

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十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

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

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內自借職以上增

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

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內增四百九員殿侍猶

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

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



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為太晚若更增  
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祿  
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  
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  
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為將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  
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  
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官院殿侍及客司  
書表宅案等別無恩例只自慶曆八年朔立年  
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

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  
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  
為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  
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  
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  
依慶曆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  
入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  
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諸熟委  
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為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候



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  
或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叙勞酬獎及合  
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絕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述濫官略陳此二事如允臣所  
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  
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至和二年

右臣近曾上言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  
奉勅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  
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

近年以來乘錯紀綱漸頹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  
崇脩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  
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  
耗國財務為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  
名祖宗張大事體况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  
崇奉棟宇堅造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  
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  
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  
至廣張物一作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獎息  
澤一作廣得功料大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



頻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人圖利臣見  
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  
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  
威靈置一作入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爲之臣實痛惜  
臣因准定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槩開先殿初因兩條  
柱損今所用財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  
宅神御殿所用料物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  
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  
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產木材亦不能供  
孔廣自古王昔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

木然後爲能臣竊見累年大火自玉清昭應洞三  
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崇殿並  
皆焚燒蕩盡足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  
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  
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脩省其已興作者旣不可  
及及字外其未修者宜速寢停况睦親神御殿於禮  
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大常便  
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  
不得理爲勞績其奉光寺乞勒寺家自修今垂拱殿  
是陛下常坐之處近聞爲無未斷梁木且止未修諸



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它所陛下尊為天子  
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可居蓋為將  
良材美木俯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  
造處却至之材伏願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  
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一作必且盡焚且  
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  
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密人言人  
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  
儉不樂遊畋允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  
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機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

慈一作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二狀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臣議修河事未有一定  
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  
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不然言故道者未詳  
利害之原一作述六塔者近乎數罔之鄉行以言之  
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不患而欲還之京東然  
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口所以未知故道有不  
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有六塔之  
利者則不攻而自故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



勢然今思冀之患何緣尚告之危急此則咸水之利虛  
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  
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濱德  
傳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  
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一作泥沙無不淤之  
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  
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  
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  
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  
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一作

淤澱乃於滑州天臺埽決且守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  
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謂也其後數年又議修  
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  
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塞淤故又於橫壠大決  
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乎不能力復不久終必  
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下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  
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  
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  
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二河相次又  
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復一作決然則京東



橫灌兩河故道二鑿皆是下流  
淤塞河水已棄之高  
北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  
可復其驗甚明則六  
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  
言而易知臣聞議者  
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  
已上地高不知大抵  
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  
耳其東北銅城已上  
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  
告云銅城已東地勢  
斗下則當口水流夫作宜決銅  
城已上何緣而頻淤  
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  
則兩河故道既皆不  
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益而可去  
臣聞智者之於事有  
一信不能必則則辨較其利害  
之輕重擇其害少者

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  
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  
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  
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  
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  
用三十萬人然而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  
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為六尺且  
闊厚三丈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  
勞若蓋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  
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



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者殆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溢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無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王作請治堤防疏

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北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



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三狀一作論修大塔河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大塔河口回水入橫壠其  
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  
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  
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  
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  
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之口可回

此所以雖知不便而卒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便

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

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

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雖一作大而其實未至

止一作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

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

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

知不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大過不思自

古無不一作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

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况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



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  
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  
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  
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  
冒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  
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  
所慮也且事欲貴一作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  
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  
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  
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

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者  
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  
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  
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  
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  
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  
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  
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  
治堤防於恩之其患一而違塞商胡復故道者其  
患一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



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  
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  
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  
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  
患可禦不至於為一作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  
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  
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埽功料浩大勞  
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  
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  
一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今塞大河

正派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  
一勝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  
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  
橫流散溢濱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  
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  
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  
三五年間五州周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作  
難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  
今為國謀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  
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壅故道本以高淤難



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漚至  
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必作不能  
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  
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  
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  
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愚糞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  
六塔不便守願且治息莫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  
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  
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白等不用選一  
二精幹之臣與河北漕運使副及恩莫州官吏相度  
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  
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道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  
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  
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訕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至和三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  
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石下無隱情上無不作  
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  
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指難言之人  
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



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言斯人主之不知者此  
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責賊相與語于親戚朋友  
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  
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  
也臣竊伏一作伏見樞密使以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  
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  
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  
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  
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

進四川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  
加口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  
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  
討山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閱訓練自青為將領  
既公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  
以正比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  
士太平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  
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  
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  
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



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  
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  
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  
宜自<sub>自一</sub>自<sub>自一</sub>鮮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  
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  
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  
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  
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  
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  
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

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  
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  
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  
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  
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  
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sub>後</sub>作禍亂之  
迹前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  
藩<sub>藩</sub>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  
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  
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言漸消<sub>息</sub>一作則其誠節可



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  
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  
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  
進止密知陳州樞

奏議卷第十三

論罷奉元守狀堅柱堅固

論修河第二狀未知始字不攻不待字一不快作

漸此其常勢勢之常此自是古力復所復二字有水不

能行水字上又自下流先淤作海口又淤下流再

有下流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一作計用稍芟減得

損一作已是一作是浩大既大則此所謂則所謂大抵作

約今河於字下

論修河第三狀畏小人畏任口舌之說之臣大臣目

下即一作若得能一作若非有私仲昌之心私一作非功

料功費費物之界竟一作



論狄青劄子流議漸消此而上字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論', '議', '漸', '消', '有', '而', '字']*

奏議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

翰苑

論水灾疏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

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

金魚袋臣歐陽棊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

文聽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

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

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

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



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械露居上雨下水壘累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警擢莫大之變隱惻至

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亦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



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  
列於朝者亦衆然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  
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  
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  
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  
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  
邪謀自古緒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  
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  
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主建立儲嗣既以  
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羨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

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  
收試如違必並作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  
嚴而必用如兄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  
上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嘉佑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  
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  
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  
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  
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



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  
有未然尚恐敗事况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  
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勤別有  
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  
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  
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  
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  
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况此畫  
像之來特表殷勤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  
之殷勤之來則不報以沮一作沮之沮之彼必怒不

意深故為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  
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  
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  
于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  
稱述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作  
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  
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  
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  
始初議者已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  
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



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竒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

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者君長子始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之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芴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觀一作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惟陛下言者臣言在詎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 同前

古臣伏觀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已之言宜有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



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五大計而言狂訛愚不足感動聰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作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禍如此而禍患所處一變皆又非一言而可也幸則之能而當救之弊甚矣未而

可虞之患無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賴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二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五大計既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負賤謫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



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  
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  
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  
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  
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  
慮深遠文章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  
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  
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特才之用  
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極以小  
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眾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

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  
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之更廣詢採亟加進擢  
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  
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計也若量器思澤  
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  
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  
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  
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  
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  
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



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  
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  
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爾  
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  
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  
救皆耗運司錢用一作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  
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  
事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  
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  
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

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  
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  
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  
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  
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專南既旱則來年  
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  
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  
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今及時賑救一十  
三州只作借貸它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  
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



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為雨水滂浸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墻壁摧塌乞行修整尋無<sub>尋</sub>曾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裏外覲當見二壇浸在水中四神明及闕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圯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橫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墻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

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覲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人兵士在彼屏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屏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答罰豈輕陛下仁聖寬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脩完仍較量事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為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



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負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  
決洩屏出積水築起四面垣墻不使路人車馬往來  
裹漬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  
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上起三司判官

王輝監  
備提舉

今日對乞添上殿班劄予嘉佑元年十月詔管班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  
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  
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能一作得上殿奏事今  
雖邊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

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  
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  
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  
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  
君父動經年一作半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臣字有今欲  
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  
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  
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閣  
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  
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



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勅旨後上殿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官官論其人元結

十一

臣伏見批作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

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漸以沸騰蓋

緣一作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作

緣一作飾姦言好善一作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

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一作累害善人所以聞其

再來望風恐畏一作是一作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

用人无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

前而聽察一作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

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

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

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譽之

君子非之則其不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論

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

者君子也如此等一作無皆以昌朝為非矣官官宮

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一作無皆以

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小人可知矣今陛下

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



立一作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

一作與官官

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

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

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自嫌疑必難

啓一作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

朝一作其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

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

伏思一作與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

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說說能使

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以為稱譽朝一

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使字

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

與謀義一有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三字矣

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

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二字

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

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

中貴因內降以起獄必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今作聞

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是以中

外疑懼物論喧沸一作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外義已



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  
聽若不爾則昌朝得迷一作迷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  
政一作體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聖抑左  
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之論一作早一作罷  
昌朝還其舊鎮一作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  
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  
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克天章閣侍講有  
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

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

自瑗官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

誦誦進德脩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錄廳進士得解

人中四字一三百餘人是瑗一作皆所教然則學業

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一無是朝廷有

字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

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

最多史冊書之以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于今日

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也一作誠臣等欲

望聖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兼管勾太



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勅旨

薦布衣蘇洵狀嘉佑五年

右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媿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惟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一作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

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闕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嘉佑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淳一作行方樂道守節辭學



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諍見闕二負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諍之負必能論述經言教道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脩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為學者師法庶幾內脩

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為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致太寺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一作朝延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再乞召陳烈劄子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為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



亦嘗知烈之為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也一有字  
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為況聖恩優異褒賞所及足以  
勸天下之為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  
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遠  
有國學之召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  
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  
以勸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  
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  
乘則於其一作其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  
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

至徐可推恩况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  
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至和中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任直之上犯  
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  
此自古明君賢主一作聖王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  
言者亦不為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陳大計  
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  
先忤貴權而旁有群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  
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



頗疑言事之職但為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幸陛下納諫之意遠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慮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為眾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静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

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入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達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矢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

止遂不中

###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上多濫而浮偽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眾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



七問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  
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  
累次保明安撫臣察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  
其人母年八十無祿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  
邊遠官立之家否則患祿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  
扶持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哀勸  
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獎善之道  
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閱本人行止及前  
從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  
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法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  
行

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  
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  
里仍乞著為永式其張立之如臣所奏乞送銓司施  
奏議卷第十四

論水災疏不幸

不字上一

舉陳希烈充學官劄子今乞以

一制



奏議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一

翰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

嘉祐二年正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  
 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脩飭者不可勝數  
 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太盛弊亦隨生  
 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  
 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  
 歛錢一作二百千雇倩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  
 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



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一作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偽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獎之意自為姦偽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一作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偽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監門之責重巡鋪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檢則

慮成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內臣及清幹京朝官巡鋪每狹懷挾者許與理為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搜檢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獎其巡鋪官除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禮侮慢舉人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為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弊源一作厚如先臣所奏乞立定巡鋪官負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榜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進取止



論保明

明一

無舉

人行實上

一作

劄子同前

臣伏覩近降勅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能免小過微累皆為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踰濫冒哀匿服曾犯刑責及

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善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漢高祖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



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逢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無字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十撫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

報彼必恥懷恥畜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為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為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為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



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  
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慈出  
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旨  
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  
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  
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 一竹書 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判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  
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棖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

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  
難言者不敢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  
所以盡為思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  
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群臣多  
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  
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  
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  
為言今者伏見充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  
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  
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竊



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  
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  
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  
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  
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言  
帝王變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  
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  
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一宦官宮妾  
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  
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

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  
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  
得或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  
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  
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  
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  
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  
也伏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  
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  
未必立為儲或而且養無子既可以餘察其賢否亦



可以待皇子之降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在計  
急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雠劄子真宗二年

祕書

臣近準勅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  
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開者書名件用崇  
文總目遂旋補寫依例副校了以黃絹裝褫正副二  
本收附準備御覽內中取索一作本閣尋具書一合  
行事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違尋值  
少寫觀文及書權住至今伏見館閣校雠之官員數

甚多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開局及別無主判  
者並各無書校對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  
閣國家優養賢材之地自祖宗以來始為清職今館  
宇間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  
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  
遣次第許投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負先將祕閣書  
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內有見闕書籍即於三館取索  
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刊正裝褫  
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而乞檢會施  
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俟見得



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照一作闕人即別具擘畫聞奏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負數劄子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彌為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一作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萬然眾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負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縉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負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負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負臣以謂愛

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為國家

一無矣而

家三

計者宜於此時

一作宜及今

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負其餘學士待制未有

定

一作負

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

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負數遇有負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劄子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



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為王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書草藁尚有編錄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錄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為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秩踰為學士院草錄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更不畫時編錄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為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今後乞內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嘉祐三年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內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內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



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為恩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內降或為府司後行或為宮院媵媼或為內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于再三而干求者一無內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宦豎小臣自圖免過反敢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絕臣今此無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違其情理稍深及平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劾施行所貴止絕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內降劄子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內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內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侍干求內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著為信令今梁舉直累煩睿聽干求不



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勅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  
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冊  
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  
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犯之罪今  
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內降者其元犯本  
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為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  
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  
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為陛下曲法庇縱小  
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內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  
連進納今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嘉祐三年

臣所領大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書到  
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  
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  
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  
為差為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  
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  
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  
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憲  
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慶壽



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  
宮已廢木<sup>一作</sup>後之石建殿與先帝太后並不清神  
遠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  
私於興作有所撓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  
別為廟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  
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  
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嘉祐四年春

臣勘會府界荆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符縣人戶經  
府被訴稱被入夫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折拽舍屋等

事尋差兵部某軍張稚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  
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却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  
三所草瓦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  
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  
禮聞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  
孫骨肉環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  
必負貧<sup>一作</sup>者用火燒焚向空撒棄其住宅屋宇累世  
安居旦夕數折全家露坐免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  
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既屍暴骨歿及幽明可為  
憫傷可為驚駭兼休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力



勝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水盡入白溝河所以  
年年決溢今又初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  
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新河深六尺至  
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仰水勢難行  
臣今欲乞權往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計會都水  
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苟如臣所說不虛  
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却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  
利見開河之人本為自圖私利及從初檢計壞寨官  
吏蒙抹朝廷不言有壞其宅全不棄棄在所開地內情  
理難恕欲乞下與到府取勘作其獻利之人與壞

蔡等並行浚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慰  
生人今取進上今三四月五日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嘉祐四年

臣伏以三元放燈不出典禮蓋因前世習俗所傳陛

下作皆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為嬉游

若乃時歲豐和作時人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

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

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

暇邀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

皆稱因為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



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  
聖恩差官俵錢正為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  
晴明坊市不免淫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况方以日  
蝕之災一無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欬乞特  
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一作  
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是見今供擬遊幸及脩道路寒  
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今  
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嘉祐四年三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一作在先後而已用人

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  
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  
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  
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  
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聲勵  
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脩禮讓不利於  
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  
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  
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  
重也故其一無為士者常一作當貴名節以自一無



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外議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詒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

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一作間詐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愉一作情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



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  
作四字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  
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  
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  
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  
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  
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首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  
至聖二字經至明察見諸臣本以此無忘身徇國非為  
已利諂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  
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其諫之選屢得謹言之士中

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  
諫之善臣一作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  
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  
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  
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  
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無此激  
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  
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  
無所利焉今極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  
作者字一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



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朝一作用諫之功一旦由拯  
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耻近臣舉  
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  
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  
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它時言事之臣傾人  
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持  
者惟以本無無一作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  
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  
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  
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  
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  
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  
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它職置之京師使  
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感而全拯之名節不  
勝幸甚臣叨廕侍從職疏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  
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  
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奏議卷第十五



奏議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二

翰苑

乞與尹構一官狀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  
為當時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  
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眾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  
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  
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  
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為宣力而群邪  
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



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賞足以感動群心  
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  
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惇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  
將來裕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  
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  
飢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媿無獻  
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丁寶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一作丁寶臣前任知  
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敘理監當方智高攻劫

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犇逃如兼一作聞  
當時獨寶臣曾投得志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曾鬪  
敵朝廷以其如此故它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  
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  
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  
伏遇裕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  
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己贓臣甘當同罪  
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嘉祐四年

臣近準勅為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



國文卷一百一十一  
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  
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  
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  
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  
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  
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  
三人共舉若以為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為  
俱不信則雖衆舉亦豈為得人若以為有可信有不  
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志可信者其不可信  
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

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以用非其人如臣是也  
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林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  
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林識庸暗不能知人  
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為耻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  
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士一  
員專舉況孫林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下疑如以臣為  
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  
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  
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許懷德狀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內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裕享加恩自合兩表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停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閣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內因帶引叙前來裕享加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裕享例加恩命為輕所以更無表讓却於今來表內因帶叙陳其前來恩制久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閣門無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况懷德身是將臣職典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撰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廢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許懷德狀同前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群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為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裕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



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  
臣偃蹇不肯受命稽俯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  
舉恬然不以為恠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  
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為陛下惜也臣  
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彊臣悍將難制之  
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  
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  
而公為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  
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  
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  
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興之浸成後患  
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為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畧陳大  
槩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  
思治體況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  
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  
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  
害方一两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  
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



詆好言之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  
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  
厭言而意殆二字無不肯信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  
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  
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  
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  
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  
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  
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  
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

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一作患作者亦已  
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一作初改法之時  
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  
一二三作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  
之心但所遣使一作之人既此一字無見朝廷必欲更改不  
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  
一作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此無  
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多此數人而已無  
二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  
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



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產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絕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

猶有舊茶之稅而新茶之稅絕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筭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北



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可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叢研諉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李燾長編說五害處止是為文仍改變轉不動一句為艱

用於移

論監牧劄子嘉祐五年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祇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草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勅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况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



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接  
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  
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嚮何以  
致馬之耗減今何以致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  
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  
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  
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  
馬政者一有字皆曰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  
病甚多不可悉一作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  
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

幽涇寧東接銀夏

東至於樓

皆此

一作唐養馬之

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

得惟聞今

一作惟

河東

路有

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

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

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

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惟迹而求

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

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

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

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



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  
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  
與群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譬書畫若可以興置新  
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  
佑馬一司利害最為易見若國家廣指金帛則券馬  
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  
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  
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將差群牧司或禮賓  
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休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  
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

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後可以參酌相  
輕為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  
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  
伏觀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將有更革  
之設法制具存將以深其弊源如欲大  
就加增損悲不足以深其弊源如欲大  
制度則難於請詔相度蓋謀於臣能  
於後也難於請詔相度蓋謀於臣能  
物凡土也廣水宜湖井溫涼亦存酒  
化壯種類各道所宜湖井溫涼亦存酒  
馬之耗感今日臣寮奏請參詳審處與  
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  
馬政昔因唐制而今馬多與唐不同  
多不可聚舉至於唐世收地皆與馬  
右今成平京天於外盛河曲之野內  
或接銀夏及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  
或接銀夏及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



路嶺石之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也亦廣其間  
草監水可以謂得又臣生年奉使河東嘗行威臨以東及  
一尚莫可得又臣生年奉使河東嘗行威臨以東及  
地尚莫可得又臣生年奉使河東嘗行威臨以東及  
還州平定軍見其地甚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一路唐  
深峻水草甚佳其地甚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一路唐  
之問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諸監有地不官  
官訪草地有可以與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官  
馬可則廢罷至及估馬一司利害場一見若國家廣指  
今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利司指費則蕃部利  
薄馬來寔院官一然人至邊訪番部利害場一見若國家廣指  
或禮賓院官一然人至邊訪番部利害場一見若國家廣指  
冬酌官議策下倉卒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同前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執國之效無先  
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

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  
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脩東南士子  
以為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為進士已有時  
名其所為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毫  
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  
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  
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沉淪州縣不獲聞達  
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得舉堪充館閣  
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  
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萬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一作敏識文采爛然論議叢出其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繆舉臣甘伏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免進五代史狀同前

右臣準中書劄子為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

史草於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它能少急養親遂學干祿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史廢貶前世著為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閒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文治之朝不為多士所誚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文獻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洎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恠竒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恠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議新有學狀嘉祐元年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其始也則教以經藝爰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

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彼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



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天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又求賢密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趨

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日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有而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



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  
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  
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  
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  
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  
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  
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  
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為迂僻奇恠以取德行之名  
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  
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

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養於鄉曲而守道丘園  
之士皆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  
士寓籍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  
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  
不用四方之士一作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  
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  
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  
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勸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  
効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  
三經博士可也特別新學不若即舊而脩廢然未



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本教本在乎敦本作在學教而修其實事給以糗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作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一作其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偽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理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兩故臣等敢

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奏議卷第十六

議字狀賢善善字疑

此卷薦蘇軾應制科云行業脩飾案說文以修為飾以脩為脯篇韻脩兼訓長故公字永叔今文集多以修為修不敢輕改者蓋當時集古錄千卷皆有公之名印視其篆文乃從攸從夕未嘗從月而



漢武帝策董仲舒亦云何脩何飾古字簡少殆可  
通用公亦嘗全用此句非如後人之拘也

監牧考異

仁宗實錄嘉祐四年公以翰林學士

兼群牧使明年七月書者謂馬政不舉當有更革  
壬子命吳奎吳中復王安石王陶同相度利害八  
月奎等乞以監牧市馬就委陝西漕臣薛向措置  
而不及公之姓名考公奏劄云臣所領群牧司準  
宣差中復安右陶等同共相度利害又明年公入

樞府復奏云昨差中復等與臣共議並不及壬子  
命奎之旨公以兼職固當與三人同議無待降旨  
然何為獨不及奎今李燾長編載奎等請如公奏  
而實錄有奎奏無公奏長編雖有公奏而比集中  
所載更改至四百餘字其間有云伏覩詔書命奎  
等商度利害而集本元無此語姑以長編所改附  
注其下當考



奏議卷第七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二

樞府

論均稅劄子嘉祐五年

臣為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  
 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  
 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  
 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  
 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  
 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而  
 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



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  
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  
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  
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一作以見在稅數量  
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  
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  
者攤與冒佃戶却別一作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  
本一作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一作於前見  
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有  
執開閣將行一作兩項遠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已

前以至五代良典年譜管處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  
聞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鹵帶鹹地并  
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此字無殖地並一例均攤  
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  
祖宗以來蒙賜息卹放行鹽不此字無禁只令據鹽斤  
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  
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  
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此字無民何以納也澶衛  
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也一作謂所均  
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



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  
忘大害為國歛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  
可不為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  
如朝廷本議將實備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  
立稅數及逐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  
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開今事有不便臣固  
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封官校國史劄子

嘉祐六年

臣前為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  
本入內後官守空司因其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

檢討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閱送本院令修撰官  
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修  
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別蒙差任今止有胡  
宿一員其未經對讀史一有字卷數尚多竊慮寫不多  
日闕官校對久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  
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況檢討官檢閱本朝故  
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嘉祐六年

臣為學士日兼充戮牧使朝廷以馬故久弊差吳中  
後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更字為未見得牧地善



惡多少難為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  
臣遠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亦一事件  
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  
緣監牧帳舊管管一作管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  
弊積久為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  
等根括打量人戶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  
驗但追呼控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為  
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  
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  
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

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宅孽書節奏其已為民  
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  
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為控擾至於民間  
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  
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加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  
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茂爾無聞上幸聖恩下



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一作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諄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巨鑑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作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若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

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之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



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  
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  
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  
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  
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  
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  
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  
陰有奏陳一有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  
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  
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

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  
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  
則難臣自立朝耳自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區  
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  
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  
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  
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  
旭得罪自范仲淹貶既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  
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  
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



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字一作誨進有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

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息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一無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息，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



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政府

舉劉敏呂惠卿充館職劄子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敏辭學優贍履行

清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

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

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異材之選臣以庸

繆參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敏呂惠卿欲

望聖慈俾充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嘉祐八年

臣近準勅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為宜今却先引行事官於壇下卯堦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可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二土一作五五帝上



辛祈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禘孟夏雩秋分夕月仲  
秋祀九宮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  
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  
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贊唱  
生疎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制衣祭祀器服  
修飾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  
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  
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今取進  
止

論逐路取人制字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  
分判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第事雖已奉聖旨逆  
兩制議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  
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  
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蓋聚諸  
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各糊名騰錄而考之  
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  
薄厚於其間或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  
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  
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



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  
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  
言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  
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  
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材各有利鈍東南之俗  
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  
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  
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二字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  
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  
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

家方以不足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  
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  
一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  
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  
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  
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此無是已裁抑者  
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  
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  
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  
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



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  
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  
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  
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  
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  
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  
得不問然濫只要諸路數得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  
事者本欲多取諸路上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  
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州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  
出而弊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之

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  
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  
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二字  
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  
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  
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  
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  
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  
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  
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



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亂賊之臣  
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  
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亂起中州者爾不逞之人  
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能一作牢籠不逞當  
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  
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  
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  
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  
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  
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

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忝宰司預聞  
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人  
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  
乞賜裁擇

乞選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遠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  
歲之間必為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  
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  
幾惟尚書六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二  
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



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更初朝廷方後推擇若未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汚者汚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况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疆起成功者多汚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汚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人一作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英宗實錄命所載乃節文但於孫汚姓名之

奏議卷第十七



河北之民意疑是民之意

此卷凡言一作者乃善本而正文凡可疑如論臺諫宜牽復劄子正文云從誨入臺未久一作以為呂誨新進又正文先云前年韓絳言富弼後却以為去歲故一作無後段十一字論祠祭行事劄子正文云四時及三王五帝一作以三王為上王鞞之類皆當以一作為正已刻板難盡易書示後人使知所擇焉



對味不難

之藥皆當以一藥為一已而對轉聲家言曰若欲入

五文云田部及三正二部一在及三五部十五部

諸其或姓一子無幾如十一部論何祭行事既十

子無幾如十一部論何祭行事既十

若宜

其不

其不

其不





